

急劇瀰散的病毒

是的，病毒正在體育界內部急劇瀰散。近些年來，中國體育上的賽風大有偏離體育精神的趨向。以現有行政區劃為世界分劃出來的塊塊式的體育集團——各省體工隊，以及這些集團的執政者——體委領導，不得不把奪取金牌的多寡做為鑒定自己工作實績的最高形式，以便向更上級的領導、向那些任命自己的部門作出匯報。體育界做事，是為上級看的，所謂「抓了幾個人，看了一省人」的批評非常概括。他們認為只有競技運動的成績才是自身成敗仕途前程的重要標誌或唯一標誌。為了這個目的，於是好輸不如賴贏，管它什麼手段？比賽中的卑劣和陰謀已有所揭露。一些人有時玩弄比賽把戲就像玩弄七巧板。體育比賽在他們眼裏不過是一種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欺騙工具。在中國賽場上，曾經出現過六十九比〇甚至九十二比〇的奇特的足球紀錄，也出現過爭相往自家監裡投籃以期避開下一組的強手的籃球公開賽。還有執法人員——裁判員們的所謂「君子協定」，官場上的賄賂也向體育賽場轉移過來。所有這些，都是那些地方主義者、本位主義者所導演的作品，他們使體育競賽和金牌變成了獲取某些個人利益的手段以及資本，進而踐踏了體育，踐踏了觀眾。我們必須正視中國體育賽場上的此類表演正在愈演愈烈，以便切除。試報告一二。

綠茵場上，烽火狼烟。一年一度的全國甲級聯賽是中國足球最高水平的角逐，於是那「病毒」的滲透就格外可怖。在一九八五年全國甲級聯賽的最後一輪比賽中，山東隊與解放軍B隊總進球積分相等，兩隊各剩一場比賽，賽完後即顯出積分差別，必有一隊要同其它三隊一道，按慣例降級為乙級隊。誰願意降級？降下去怎麼向領導交代？這就使兩個隊的兵將們將們頗費精神。看來，單靠實力和技術是很不保險的，必須另闢蹊徑。雙方一看各自將要碰面的對手，喘，一個叫妙，一個喊絕了；B隊的最後一場將對陣另一支部隊，妙就妙在這場球的輸贏對這支兄弟部隊的前途並不影響。B隊喜出望外，這下有招了，贏它多少都無妨。比賽將在蚌埠舉行，時間是上午；那麼山東隊呢，比賽將在南京舉行，時間是下午。絕就絕在其對手是多年的老朋友大連隊，輸贏亦不影響大連隊的甲級隊地位。好，雙方為爭取總進球領先的決戰開局了。先是上午在蚌埠，B部隊與兄弟部隊演練，以五

比〇的高分「勝」了兄弟部隊，結束了這場洋溢著友誼氣氛的比賽。這樣B部隊的手裡多了五分，看來山東隊與大連交戰，夠他忙的。有這五分在手，B部隊似乎可以保住自己不降到乙級隊去。然而，B部隊的教頭，卻是深知中國足球壇之道的，他放心不下，於比賽結束後立即從蚌埠飛車南下金陵，要觀一觀山東隊同大連隊的戰事。

下午，山東與大連「戰幕」拉開，你來我往，雙方攻防有致，踢得倒很熱鬧，兩隊互有建樹，觀眾看得也不算失望，比分交替上升，常常踢出非常漂亮的球來。那B部隊的教頭一看，心說完了，踢得越漂亮，這裡頭越有貓膩。並且，山東隊竟時時以頭球和角球得分（天啊，要知道在統計總進球數時，頭球和角球是一球算兩球的！）臨終場，這教頭擔心的事到底還是發生了——山東隊與大連隊的「巧

震撼大陸的十大憾事

強

國

夢

透視大陸體育界的内幕

戰」以五比五的平局握手言歡，友誼第一啦，這意味著，B部隊雖然在上午撈了五分，卻敵不過山東隊這五分，頭球角球要加倍，等於七分。山東隊的總積分顯然超過了B部隊。這真是山外青山樓外樓，強中自有強中手，殺雞殺屁股，一個人一個殺法！

B部隊教頭急了，當場提出強烈抗議。而這抗議的力量太小了，人們在同情的同時並不注重這教頭的呼喊。誰不明白，你上午那五個球，昨就進得那麼順當？唉，B部隊還是思想不夠解放，上午在蚌埠，要是多進幾個球就好了！——不，不那麼簡單，你B部隊是上午踢，我山東隊是下午踢，你進了多少球，後者全清楚，你進五個，山東隊比你多，你進十個，山東隊還會比你多。到底，山東隊以兩球優勢，保住了甲級隊的地位，將B部隊擠出了全國「第一流」，屈居第二流去了。由於這兩場球實在是不光彩，得，足球主管部門更

神，乾脆沒把比賽結果向外界公佈，就這麼算完了。我們不禁聯想到，一九八一年世界盃外圍賽上，紐西蘭與沙特的比賽令人氣憤的比賽，也是五比〇！如此競賽，中國足球談何提高？我們再舉一例。也是在中國足球最高水平的甲級大賽中，湖北隊與X隊比賽，觀眾趨之若鶩，都想一飽眼福。不料，戰幕拉開，雙方竟毫無新意，二十幾位大將誰也不抖精神，不賣力氣。觀眾甚為不滿，大罵倒彩，更悟到兩家又是內定了什麼貓膩。果然，上半場三十分鐘時，一方隊員竟當著裁判員的面，向對方嚷嚷：「嘿，快進球哇！你們完了，我們好進！」裁判一聽，當場氣極。偏偏這位執法官不是一個簡單的角色，他是國際級足球裁判，足壇有名的張大樵。張大樵耳聽隊員們的嚷嚷，氣憤之餘，嘆息中國足球竟已墮落到如此地步，他當場宣佈罷吹！比賽只好

有版權 禁轉載 作者 趙瑜

22



萬頭鑽動、人山人海，足球在大陸是熱門項目，衍生出來的問題也特多！

（蘇嘉祥取自中國體育雜誌）

暫停。引大樵是壯年無辜，他唯有以這種非常的方式，去調治賽風，去表示自己的義憤。一直到雙方必須向觀眾們保證認真比賽，檢查錯誤，張大樵才重開了球。可悲得很，縱觀全世界綠茵場上，現場執法官因雙方明顯舞弊而罷吹，被迫親自管理賽風的事件，唯中國此一例而已，也算在世界足球史上派了一筆——更值得痛心的，是雙方儘管舞弊至此，賽區組委會對上的報告仍然是「平安無事，一切良好」。足球主管部門對待此類案子，也從來是敷衍了事，或曰「證據不足」，或曰「下不為例」。

足球場上的法制很難建立健全。在保加利亞，他們面臨世界盃的特級戰事，不惜犧牲國家的實力，在國內甲級聯賽中，執法如山，嚴厲制裁了包括五名國手在內的舞弊者，課以長時間的停賽懲罰，某甲級勁旅在法制面前被強令解散，名次被取消；就連超級巨星馬拉杜納等許多最高貴值錢的選手，在各種大賽中也受到過嚴厲的懲處。我們却極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不是我們各界的官僚主義混蛋事兒太多早已司空見慣了，所以足球場上的營私舞弊也不足為奇、法不責眾呢？當年，劉禹錫在蘇州當刺史到司空（官名）家吃飯，看不慣司空家中的歌女勸酒紙醉金迷，心情非常沉重，當席賦詩一首，其中有二句：「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司空見慣了的事情，刺史尚猶斷腸。我們於千年後的今日，卻更多了許多麻木。試改二句於此：司空見慣舞弊事，場外官員亦不奇。悲哀得很。全中國都要守法，體壇也必須守法，讓我們迎接

一體育法」的早日誕生！六屆全運會進入決賽以來，又發生樁樁怪事。如自行車，這項運動是全世界都喜愛的，就是因項目。人們不分膚色民族之所以喜愛之，就是因自行車比賽是生龍活虎，爭先恐後，你追我趕，志高昂。你可見過誰也不想快跑的自行車賽？！這樣的事情卻在我們國家發生了。



椿怪事。比
第一流的大
，就是因為
追我趕，鬥
車賽？——



◀踢贏了，在大陸想贏
一場足球除了體力、技
術外，也要若干「場外
運作」！（蘇嘉祥取自
六運照片選輯）